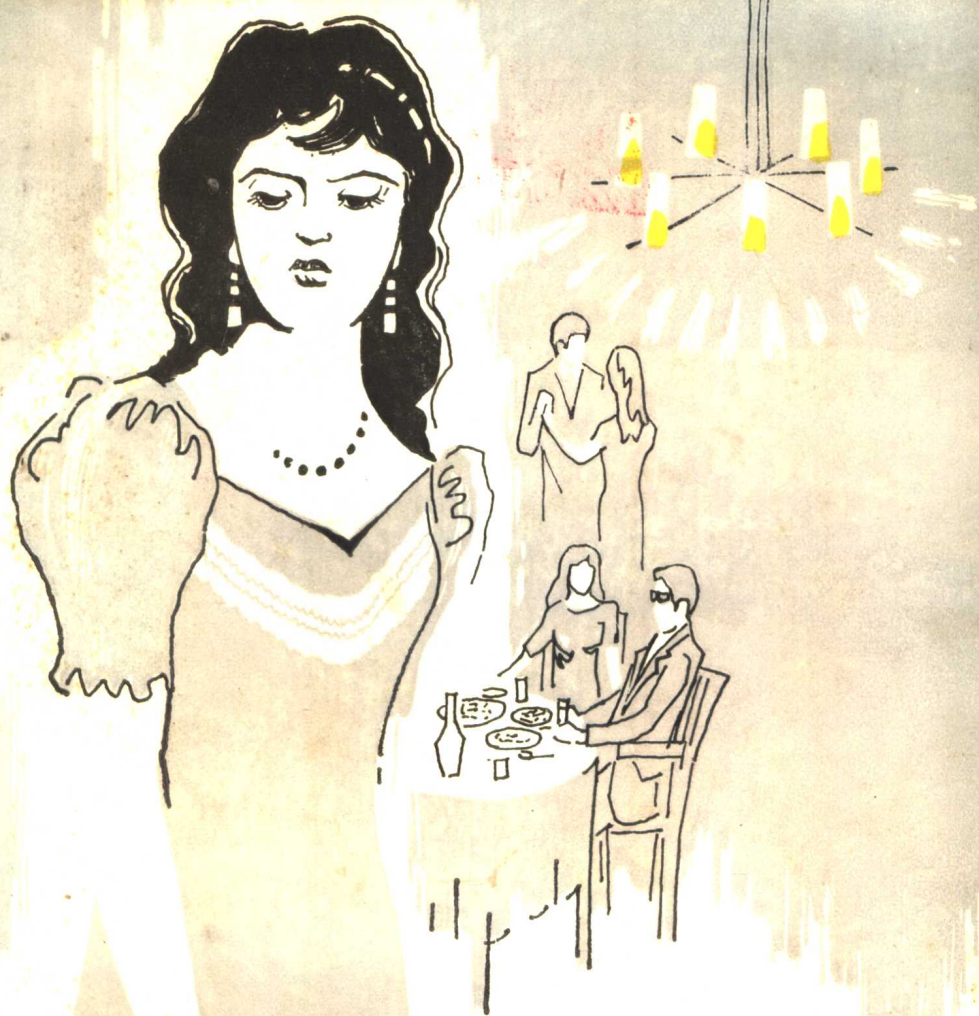




香岛除夕

朱 定

香 岛 除 夕

朱 定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220千字3插页

1984年8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6,000

统一书号：10098·178 定价：1.00元

○

目 录

关连长	1
苇湖老人	11
工程师讲的故事	20
韩祥沟	31
蜂为媒	38
猎人与魔鬼	46
楞老去	63
重访“楞老去”	80
娜达莎	93
愈合	104
永不凋谢的雪莲	123
美国专家“为什么”	214
香岛除夕	235
靓女港仔撞车记	262
“盲流”外宾	281
两个中国人	299
后记	325

关 连 长

“第三连关连长是个优秀的战士。”团政委对我说，“也是个优秀的党员！就是文化程度低一点，这一次你去当文书，要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同时在文化方面要帮他克服困难。这样子对两方面才都有好处。”我答应了就走了。

第二天我就来到连部，那时三连刚解放杭州回来，暂时住在公路旁的一个庙里待命。在大殿上我找到一个通讯员，他把我带到最后一间房里。这房间，大概是用来堆破东西的，到处歪歪斜斜地放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桌子、凳子和经台等什物。在角落里倚着一个半面的韦驮，手里的鞭子也只剩了半截。就在这些破东西中间，硬挤出一丈多的地方，地上铺着麦草当床，把一个三只腿的破桌子用木条支起来放在前面，就当办公桌。桌上放着一部电话机，铺着一张地图。这大概就是连的办公室了？！“你先在这儿坐一会。”通讯员说着把一个布满灰尘的破凳子踢到我屁股底下来，“连长在看病号，我去叫他，等一会就来。”说罢他就走开了。

我放下行李，坐在那不稳的凳子上，焦急地等着。在我未来之前，除开团政委的指示外，关于关连长，我实在听得太多了。在团里他是一个模范的连长，英勇的事迹传遍全团。最因

难的任务常常落在第三连的肩上。渡江时三连就担任突击任务，摧毁了敌人三道堡垒，把敌人一直赶出去，使全团得以从容地顺利渡江。因此我对这个连和领导三连的连长，充满了钦佩。对能派到这儿来，也觉得非常光荣。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方才听到院子里有人声，接着通讯员就和一个大约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很瘦的人进来了。我第一眼注意的是，他两条浓黑的眉毛和眼边的一长条伤疤。我得知这就是关连长，就赶紧站起来，一时很窘，讲不出话来。他却已经抢步过来，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讲一口陕西音很重的官话：“朱同志，你来了！”

“王同志，”他又回头向通讯员说，“快去搞点稻草来！”说着他就蹲下去解我的行李卷。

“不，不，我自己来。”我不好意思地挡住他。

“哎哎不要客气，都是革命同志嘛！”他和气地笑着，颊上的肌肉把那条伤疤直挤到耳后去。我们两个人合作解开了那个行李卷。里面我带了几本书，如《知识分子的改造》、《联共党史》等。他把那本厚厚的《联共党史》翻了翻，羡慕地向我笑笑：“以后得多多帮我认字呀！”

“哪里！”我惶恐地说，望着他那诚实的微笑。

通讯员这时已扛进两大捆稻草来，他们两个就帮我铺在地上。把地铺弄妥后，关连长拍拍那垫得厚厚的床说：“就睡在我的旁边，朱同志，咱们今天晚上好好地谈一谈。”

那晚上我们真的谈开了。他讲给我听怎样从一个穷得连裤子也穿不起的雇农，得了共产党的帮助翻了身，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怎样当上了村的干部，又带头参军到东北，从东北一直打到江南来，一九四六年入了党……

“我入党入得迟了！”他叹息着说，“起先清算地主的时

候我倒很积极。分了地以后，有了家业啦，又娶了婆姨，就把人给坑住了。一天到晚就忙自己的事，公家的事也不干了，光图自己享福，那时候脑瓜儿里搁着木块！”他叹了一口气，“以为革命这就算完事了。后来又受了教育，思想方才慢慢地搞通，知道了革命不光是给自己革命，还有好多别的穷人受苦挨饿，遭人欺压。因此从头再来，积极地搞工作，当干部，又带头参了军，打仗立了功，方才入的党。吃亏就吃在文化程度不高，道理都是人家给讲的，自己如果能捧本书本子来念，”他羡慕地望了望垫在我头底下的书，“脑筋也就不会这样糊涂，以后得好好地帮我多认字啊！”他又重复一遍。

我答应了他，也把自己的学生生活讲了很多。他愈听愈有劲，我们两个一直谈到深夜方入睡。这一天一夜就把两颗心拉近了。

连指导员姓马，年纪很轻，和我一见面就也象亲兄弟一样，长长短短地谈个不歇。那时候第三连休息下来就搞“识字运动”，我和他计划把许多有用的字写在方块纸上，就贴在有关东西上面。譬如枪上我们就贴个“枪”字；碗上我们就在碗底上贴个“碗”字；“父”字的方块上就画个老头子；在“连”字上面开始我们想不出办法，后来就把关连长画上去。画不象就在右眼旁画一条黑线来代表他的伤疤。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战士们记得最牢的是这个“连”字，并且拿着这方块儿给连长看。他自己也大笑起来，伸出大拇指夸赞我们的聪明才智。关连长那里，我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认字串”：把几个方块字用纸条给连起来，叠起来就成了一个总方块，拉开来就成为一个句子。第一句是：“我是关连长。”他本来有点基础，所以一天就把它念熟了。后来我就写比较长些的句子给他，他仍用心念着。他用心和进步的程度是可惊的，起先一天只念一

串，后来一天就能记两三串了。后来他军服的四个袋里塞满了这些串串，每天拉出来放进去。纸条断了他就小心地修补起来。真的念熟了的他就小心的摺起来，放在枕头底下。这样子他每天总能至少识五个字，乐得他嘴也合不拢来，一天到晚地问我要串串。战士们也争着向我和马指导员要方块字。

就这样，我慢慢地和第三连打成了一片。吃喝睡觉，游戏、学习和操练都在一起。大家对于关连长，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戴和亲热。待命的时间里，他也一天到晚地跑来跑去，布置警戒的岗位，检查战士的枪械。便是擦得雪亮的枪筒子，他仍细心地眯起一只眼睛来看个仔细。

“这是当兵的命呀！”他时常说，“打仗的时候有时顾不到这些，现在可要加一把劲。”

马指导员最关心战士们的健康。后来他虽然搬到后面来和我们睡在一起，但总时常听见他半夜悉悉索索地爬起来跑到大殿上去看看战士，把毯子给他们盖上。晚上天气比较凉，战士们伤风咳嗽的很多，因此马指导员就特别照顾这一方面。

晚上我们三个同睡在一个房间里，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中心往往环绕着思想转变方面，但也谈到恋爱，谈到家庭。一谈到家庭，老关就把他的伤疤一直笑到耳朵后面去，谨慎而小心地从贴肉的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一层一层地剥开，最后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的老婆，两手拉着两个孩子，脸胖得象西瓜一样，后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爸爸收”三个字。

“我的老婆跟两个娃儿，”老关说，一面斜着头看着这照片，一脸爸爸的神气说，“前年寄来的。”

我们看了他这种得意的样子，觉得自己心里也就充满了快乐。

“在后方我看见过一部苏联影片。”马指导员说，“大游

行的时候母亲都抱着小孩过检阅台，嗨，都是胖得象个球似的。”

“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要这样的。”我说，“把反动派打垮了，大家好好地干，大家都能吃饱穿暖。”

“对了，”老关接下去说，“从前我就是搞不通这一点，后来受了党的教育才明白过来，不光是自己的娃儿，人家的娃儿一样要翻身过好日子，从前都叫反动派压迫得连饭也吃不饱，瘦得都象一根根高粱秆子似的……”他叹了一口气，把照片上的儿子看了又看，“以后不会这样呢！以后我们的娃儿有的是好日子。”我们三人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觉得彼此之间充满了希望和幸福。

第二天就奉令向上海开拔。沿路很平静，因为大部队在我们前面。反动派的抵抗非常薄弱，因此行军很快。但在路上老关却发了一次脾气，原因是搜索队踩了老百姓的菜畦子。我们行军为了避免反动派的飞机，所以离开公路在田野上走。江南的田道都是很窄的，有的地方还围满了菜畦子。虽然老关再三吩咐大家小心，但有的搜索兵还在菜畦子里乱走，因为搜索俘虏，搜索兵的数目又派得很多，因此沿路都可以看见被踩过的菜畦和踏扁的青菜。老关越看越有气，晚上就召集了战士们开了一个会，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你们闭着眼乱闯，人家的菜畦子是一锄一锄开出来的，费了好多劲才长了这么几畦，你们一下子就把它们踩垮了！你自己种的菜是不是这样踩呢？没有办法也得从缝里过去啊！就闭着眼乱闯？！这样不爱惜人民的劳动，还能算是人民的军队？！”他讲话的声音很高，脸涨得通红，伤疤发紫，被批评的战士们都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大家回去好好地想一想。”马指导员的声音比较和缓，“自己检讨一下，这事情是很不好的，以后我们要向连长保证

决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说着把手臂举了起来，下面全体战士的手也跟着举了起来，“现在解散了，回去好好休息。”

晚上就有四个战士跑来向老关坦白认错。老关这时又笑得合不拢嘴，把自己的一包烟都分光了。

第三天我们到了上海近郊。这时大部队在前头已接近虹桥机场，让第三连暂时担任后方警戒的任务。老关这时就不大高兴，一天到晚很少讲话。但还是到处检查枪械，随时准备战斗。那晚上是安安静静过去的，但听了一夜的枪声和炮声。晚上我老是听见老关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我是了解他这份焦急的心情的。

第二天天没亮就接到命令：向右翼移动去接替二连下来，开始向敌人攻击。老关这时更加沉静了，分配了各排具体任务，他自己带领第一排先走，我随后和二排一起上去。这时离敌人的阵地已经很近，天空中满是炮弹呼啸的声音。到达二连已筑好了的工事时，天刚亮，就发现在阵地前面有着一所大的红洋房。周围是很长的一垛墙，墙上开了几个洞，临时当着枪眼。

“那就是敌人的据点，”连副对我说，“咱们再往前！”我们一直爬到第一道壕沟里，老关正在那里沉静地观察那所洋房。这洋房很坚固，用一块一块的大红砖砌起来。墙上枪眼下面又堆满了沙袋，我们正对着这房子的后面。前面围墙一直延展出去，大概墙内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敌人的枪弹不时向我们这边打过来。枪洞后隐约地露出了象毒蛇头似的机枪枪口。

“用迫击炮先把这些机枪阵地打垮！”指导员提高嗓门来压服不断的枪声，老关却把脸绷得象石板一样：“不要打！”他脸上的紫疱象要裂开似的，默默地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校正了距离一看，就呆住了。这洋房是两层，后墙上望过去，刚看见后面一间的玻璃窗，从窗中望过去，一房间挤满了很多孩

子，有几个小的正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把鼻子压扁了，天真地向我们这边看着。我看着不由得火就从心底冒上来。

“日他娘的！”我说，“狼心狗肺的臭东西！”

大家的喉咙都被愤怒锁住了。这时三排排长从交通壕里爬进来：“连长！连长！”他叫道，“这是一所学校哪。”

“嗯，”老关的回答就象冰一样，“前面能不能冲进去？”

“我们炸倒了一段墙，”三排长说，“敌人的机枪就在楼底下，正对那个缺口。中间又有一段刘平的草地，啥子东西也没有，进了墙也不济事。反正爬不过去，怎么办呢？打电话叫后方调炮弹吧，炸他妈的稀烂！”

我愤愤地把望远镜递给老关，他看清了望后一坐，把个脸气得象白纸一样。

“张大冇！”马指导员把迫击炮手叫过来，“能不能把炮弹吊进墙去，不落在屋面上？”

“不成啊，指导员！”这出名的百发百中的迫击炮手摇着头回答，“我早看过了，就这么屁股大的一块地方，吊近一点就落在墙外不济事；吊远一点就把楼房炸坏了。再说，就是把墙炸垮了也没有用，这批王八都躲在屋子里。”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传过来一阵急促的声音。“连长！”接电话的通讯员说，“团部问要不要炮队来支援？”通讯员说着把指挥炮火的红旗从胸前的通讯袋里拔出来。大家都不响，光听见空中嗖嗖的流弹声音。

“不用！”老关坚决地回答，“就说我们马上发起冲锋。”

通讯员报告后把话筒搁上了。

“回去！”老关向三排长说，“集中火力射击那个缺口。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我从后面捣他的屁股。”

三排长走了。

“我去！”二排长自报奋勇说，“我先上去！”

“你领一班从右面过去！疏散开点。我带两个班从左面过去。老马，”他回过头来向指导员说，“我们爬过一程你带三排再上，程德庆！”

“有！”那重机枪手从瞄准器上抬起头来。

“我们前进的时候，你开枪戳瞎他的两个眼！”

“是！”程德庆说。

最后老关回头问我：“老朱，你待在后头！别上来！”

我不响，觉得很失望。

“准备！”老关向程德庆说，“爬到一半就开火！”说着，翻身出了工事，二排的战士纷纷跟上。这时围墙前面的枪声已在激烈地响起来。老关爬了一程又回过头来，喊道，“程德庆！小心不要把枪瞄得太高打到楼上去。”

程德庆向他扬扬手，老关就带着二排散开一个大弧形，向前迅速爬去。过了十来分钟，老马带着三排也爬了出去。接着，程德庆往手掌上吐了一口唾沫，机枪便得得地响起来，直扫在枪眼上，把那些红砖都打得一片片飞开来。我紧张地望着那些一起一伏的人影，向围墙逼近过去。

突然，对方的枪声也响起来。显然，敌人发现了我们，子弹打得极低，沿着地面呼呼地直飞过来。程德庆双手抓住机枪达达回击，眼里象要喷出火来。那些黄色的人影已接近围墙了。接着响起了一阵爆炸声，敌人的一架机枪啞了。

“炸得好！”通讯员在旁边抓住了望远镜高兴得大叫起来，“炸他娘的精光！连长炸的，连长爬在前头。”通讯员报告说。

就在这时，几声可怕的爆炸声又传过来。在墙外逼近的人影中升起了几股灰沙。

“连长！”通讯员突然惊叫起来，抛掉了望远镜，操起马枪就发疯地冲了出去。一阵寒颤通过了我的全身，也跳起来跟了上去。这时前面的战士都站起来，大喊着冲了上去，第二排已爬到墙上，冲锋枪嘶叫起来。

“连长，连长，”通讯员一面狂奔，一面叫着。我盲目地跟在后面，忘记了身旁嗖嗖的枪弹，几乎和三排一同冲到墙边。大部分战士已翻墙过去，激烈的战斗在里面进行着。我奔到前面离沙袋二十米远的地方，见老关躺倒了，半个头颅已炸得血肉模糊了。通讯员蹲在他旁边，他脸上的表情是我永世不能忘记的，我奔过去蹲了下来：“老关！”

“完了！”通讯员的声音深沉得象山谷里的回声。

“老关给炸死了……”我茫然地望着他，又望望老关伏卧的遗体，好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事实放在前面，老关是给敌人的手榴弹炸死了。通讯员在旁边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墙内的战斗已停止了。通讯员把上装脱下来，包住了老关难以辨认的头颅，我们两个呆呆地跪在那里，马指导员从缺口里急急跑出来：“连长怎么样？”当他看见那包着连长头部的薄军衣透出的血迹，一瞬间脸色变得惨白，用力咬住他的嘴唇，“回去，”他向通讯员说，眼里充满了泪水，“回去报告团部，说阵地打下来了，关连长……牺牲了！”

通讯员敬了一个礼走了。

“来，咱们把连长抬进去！”老马说，我们两个默默地抬起他的遗体，走过那个缺口，把他放在后面的石阶上。这时围墙里的敌人都已肃清，战士们正一个个解除敌人的武装，老马就坐在石阶上处理了一切事情，许多的战士悲伤地围在我们周围，老马最后站起来说，“同志们！连长光荣地牺牲了！他本来可以不死的，但为了保护楼上的孩子，他给敌人炸死了！”老

马停了一停来控制他的感情，“为别人，为下一代牺牲了自己……”他继续说，“我们的连长显出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品质！我们要永远记住他！学习他的榜样！大家敬礼！”

我们都向老关的遗体敬了礼。

“马上前进！同志们！”老马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愤，“向前去消灭那些残酷的反动派！”

战士们含着眼泪又往前走了。

老马和我走上楼去，推开了中间那个房间的门，满房子挤满了小孩子，惊慌地向我们呆呆地看了一分钟，最后坐在角落里的女教师，先叫了起来：“解放军！解放军来了！”

那些小孩子，一瞬间都拥了过来，牵住了我们的手，天真地叫着、笑着、跳着。老马无限亲热地俯身抱起了一个有着大眼睛的孩子，紧紧地偎住他那苹果似的面庞，两行眼泪流了下来……

苇湖老人

今年的春节，我们这里过得特别热闹。因为水库完工了，冬麦也已经压了好几万亩，准备种棉花的地，秋翻冬灌都已做过，肥料也积了不少。因此，过春节时大家要得真欢：唱歌啊、打球啊、包饺子啊，爱好文艺的还排几个节目：说个相声、拉个洋片……首长还请了附近的老乡们到农场来联欢。那天，坐在首席的是王老汉。王老汉是个白胡子、红脸膛、讲起话来叮咛叮咛的人。他带来的礼物很特别，是他在苇湖里逮到的一对小梅花鹿。据他说这动物最吉利，它象征着咱们这军垦农场年年五谷丰登，同志们长命百岁。对这些吉祥话，我们并不怎么在意，倒是那一对小鹿逗人喜爱：黑滋滋的小鼻孔，细长细长的腿，黄黄的毛衣上布满梅花点，见人一点也不怕，倒象娃娃似的光往人身上偎。政委见了也爱得不行，向王老汉说：“老王哪！你送了咱们这一对宝贝，叫咱们拿什么来回敬你呢！”

“嘻！你说的。”王老汉捋着胡子又象高兴、又象生气。“这玩意儿苇湖里有的是。赶明年我倒想跟你们要点那结大个儿桃的棉籽。”

“那容易。”政委笑着回答，“给你送一车去。我还以为你想要回那口棺材呢！那，那我可没办法。”说到这里，他们两

人就拉着手大笑起来，弄得我们不了解情况的人都莫名其妙，因为政委是个很严肃而有分寸的人，怎么会在春节里给老乡说这不吉利的话呢？这闷葫芦儿还是工程师给打开了，他给我们讲了这故事的来龙去脉。

两年前，部队刚到工地，水库还只是蓝图上的计划。那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查明水源、水量、水路等等。

在水库基地的东面，有一个很大的苇湖，据说是一个很大的海子。海子中间直往上冒泉水。为了把情况搞清楚，工程师就带了政委的警卫员小刘和一个技术人员一起去了。他们早上去，下午才回来，三个人都是满身泥污，精疲力尽。政委问他们情况，工程师叹了口气，才把全部经过报告了政委。

原来他们一进苇湖，就给泥坑、草丛以及树林似的苇子围住了。三个人转了半天，愈转愈迷糊，连东西南北也辨不清了。后来好不容易走到了大苇湖旁边，那里，一堆一堆的草长得很茂盛，他们都很高兴，以为到了目的地了。可是，谁知脚下有危险，技术员一不小心，滑到泥沼里了。烂泥漫过他的腰，越挣扎越往下陷。幸亏小刘机警，赶忙把裤带接起来丢给他，叫他拉住不要动，才没有被烂泥漫过脖子。他们砍了一些苇子，铺在泥上，技术员才慢慢滚了出来，大家也不敢再往前走了，费了好大劲，摸了半天才摸回来。

“那叫‘沮洳地’。”工程师作了科学上的解释，“人陷了进去就等于活埋。”

“总不能就此撒手啊！”政委说，“咱们多去几个人罢，我来带头。”

“快不要冒那个险，”工程师阻止说，“那儿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刚才我还问过老乡，”小刘补充说，“老乡说，他们也不敢进去；认识这条路的只有一个王老汉，他家世代住在这儿，还在那大苇湖里打过鱼。”

“那王老汉现在在哪儿？”政委着急地问。

“就在离这儿十几里路远的王庄。”

“你明天一早就去请他来。”政委向小刘下达命令。

第二天小刘去了，他带回来的却是一张嘟起的嘴。他说王老汉生了重病，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既不出来，也不见人，他儿子说他活不长了。政委那时正在吃饭，听了这情况，放下饭碗，叫了医生，骑上马就走了。弄得小刘饭都来不及吃，又急忙跟上去。

到了王庄后，政委先向老王的儿子说明来意，并说今天先来看他的病，老王的儿子倒很痛快地答应了，陪着他们进了家。

一进老汉的家门，他们先是闻到一股血腥与腐烂的臭味，接着便看见屋侧放着一口棺材；棺材头高高翘起，漆着一层粗劣的淡红色，正中还画着一个狰狞的龙头，两根龙须翘了起来，铜铃似的眼睛死死地瞪着病人，使这阴暗的房间更加凄惨恐怖。就在这棺材对面的炕上，躺着垂危的王老汉，他的颧骨直突出来，眼睛陷成了两个窝，脸色蜡黄蜡黄的。他的屁股上生了个大疮，动也不能动，下身血淋淋的一片。他儿子到了炕前说一句，王老汉把眉头皱一下，只是不住地哼哼着叫痛，医生就叫他儿子帮忙检查，政委拉开窗上的破布，屋子里顿时明亮了一些。但是，那棺材仍给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使人不愿意多看一眼。

检查完了，三个人出来蹲在场上，医生低着头，一面用酒精擦手，一面问老王的儿子：

“这疮怎么生的？”

“还是国民党那时候，地主要开渠种地，叫我爸领路去探水源，爸说一动工不知又要连累多少人白干活儿，硬不去。就为这，给警察局关起来，屁股、腰都打坏了。回到家里，在炕上躺了半年才爬起来。”他儿子说着，眼圈也红了，“我爸的病就是从那时得的，现在旧病又复发了。”

“那棺材也是你买的么？”

“不！”老汉的儿子摇了摇头，“解放后，我爸自己割苇子攒了些钱。他说，自己一天不如一天了，应该留下个棺材本，这次病发了，就逼着我把这件事办了。”

“不能让这样的人死掉。”政委慢慢地坐在地上，看着王老汉的房子向医生说。“我们不能眼看着这样的人死掉啊！”他加重了语气，又重复了一句。

“我尽力治疗。不过，这老汉的身体太衰弱了，恐怕……”医生惋惜地说。

“我不喜欢这种悲观论调。”政委气冲冲地说。但语气又马上温和下来。“这老人是沾着棺材边了，但是我们应该把他拉回来，不能光看着他摇头叹气。”

医生的脸红了，他从未看见过政委发脾气。

“动手术也许还有点希望，不过，送医务所怕病人经不起震动。在这里动手术，既没有灯光，又没有设备……”

“那就是了。”政委没等医生说完，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好象王老汉已经得救了一样。他回过头对王老汉的儿子说：“这事情还得征求你的同意。”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老汉的儿子回答得有点文不对题，但却也充分说明了问题。

“好吧！”政委一跺脚站起来，迅速写了个条子。“小刘，